

發行地點 1 北京花胡同北新書局 2 大石作 3 漢口 4 廣州 5 天津 6 上海 7 漢口 8 漢口 9 漢口 10 漢口 11 漢口 12 漢口 13 漢口 14 漢口 15 漢口 16 漢口 17 漢口 18 漢口 19 漢口 20 漢口 21 漢口 22 漢口 23 漢口 24 漢口 25 漢口 26 漢口 27 漢口 28 漢口 29 漢口 30 漢口 31 漢口 32 漢口 33 漢口 34 漢口 35 漢口 36 漢口 37 漢口 38 漢口 39 漢口 40 漢口 41 漢口 42 漢口 43 漢口 44 漢口 45 漢口 46 漢口 47 漢口 48 漢口 49 漢口 50 漢口 51 漢口 52 漢口 53 漢口 54 漢口 55 漢口 56 漢口 57 漢口 58 漢口 59 漢口 60 漢口 61 漢口 62 漢口 63 漢口 64 漢口 65 漢口 66 漢口 67 漢口 68 漢口 69 漢口 70 漢口 71 漢口 72 漢口 73 漢口 74 漢口 75 漢口 76 漢口 77 漢口 78 漢口 79 漢口 80 漢口 81 漢口 82 漢口 83 漢口 84 漢口 85 漢口 86 漢口 87 漢口 88 漢口 89 漢口 90 漢口 91 漢口 92 漢口 93 漢口 94 漢口 95 漢口 96 漢口 97 漢口 98 漢口 99 漢口 100 漢口

京報副刊

第三二一號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

請大家幫助。有說明書，請寄到三分索取，信寄北大歌謠研究會，語社，國語週刊社均可。

歌謠

總發行所 1 北京花胡同北新書局 2 大石作 3 漢口 4 廣州 5 天津 6 上海 7 漢口 8 漢口 9 漢口 10 漢口 11 漢口 12 漢口 13 漢口 14 漢口 15 漢口 16 漢口 17 漢口 18 漢口 19 漢口 20 漢口 21 漢口 22 漢口 23 漢口 24 漢口 25 漢口 26 漢口 27 漢口 28 漢口 29 漢口 30 漢口 31 漢口 32 漢口 33 漢口 34 漢口 35 漢口 36 漢口 37 漢口 38 漢口 39 漢口 40 漢口 41 漢口 42 漢口 43 漢口 44 漢口 45 漢口 46 漢口 47 漢口 48 漢口 49 漢口 50 漢口 51 漢口 52 漢口 53 漢口 54 漢口 55 漢口 56 漢口 57 漢口 58 漢口 59 漢口 60 漢口 61 漢口 62 漢口 63 漢口 64 漢口 65 漢口 66 漢口 67 漢口 68 漢口 69 漢口 70 漢口 71 漢口 72 漢口 73 漢口 74 漢口 75 漢口 76 漢口 77 漢口 78 漢口 79 漢口 80 漢口 81 漢口 82 漢口 83 漢口 84 漢口 85 漢口 86 漢口 87 漢口 88 漢口 89 漢口 90 漢口 91 漢口 92 漢口 93 漢口 94 漢口 95 漢口 96 漢口 97 漢口 98 漢口 99 漢口 100 漢口

蘇俄的革命紀念

天 盧

十一月七日，是蘇俄革命的紀念日，我覺得這一天對於世界是有意義的，因為這天是無產階級革命放聲吶喊在地球上的第一天，是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進軍的第一天。至於蘇俄經過了這八年之久，是否真能把政治建於工農階級之基礎之上，是否真能變為赤色帝國主義的國家，這都是另一問題。我們單就蘇俄敢於做階級革命的嘗試來論，單就它肯給弱小民族以反帝國主義的策路來論，蘇俄對於世界的影響實在不能說是有意義的。

我們不要了蘇俄，第一須知道階級鬥爭是社會中不可避的事實，第二須知道階級鬥爭是階級鬥爭，第三須知道階級鬥爭是階級鬥爭，第四須知道階級鬥爭是階級鬥爭，第五須知道階級鬥爭是階級鬥爭，第六須知道階級鬥爭是階級鬥爭，第七須知道階級鬥爭是階級鬥爭，第八須知道階級鬥爭是階級鬥爭，第九須知道階級鬥爭是階級鬥爭，第十須知道階級鬥爭是階級鬥爭。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壘，無論在城市裏，鄉村裏，處處都可以見到。城市裡的銀行老板，工廠廠主，以及寄生於他們供養之上的學者文人；鄉村裏的大地主，這通可稱之為資產階級。這些人都是無所事事的閑暇階級，他們榨取勞動者的血汗，攫奪他們的剩餘價值，就以不勞而食，不勞而衣，且過着淫侈縱慾的生活。至於在這種階級以外的工人，農民，失業者，都可稱之為無產階級。這些人之中工人農民終日勞動，終日工作，尚有飢寒之虞；至於失業者，且簡直連一噸飯之地亦不可得。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如此利害，無產階級感覺着己身生活利益的需要，自然要有相當的反抗，這種反抗，便就形成「階級鬥爭」。

社會既有這兩種利害不相同的階級存在，階級鬥爭就是無可避免的事實，階級革命也終有爆發之一日。所謂勞資對壘的辦法，也只會緩和於一時，而不能把階級革命的需要消滅於永久。無產階級感覺他們同資產階級根本不能兩立的時候，漸漸便要形成「階級意識」，一旦階級意識形成，則階級革命立即爆發，所以說階級革命的爆發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絕不是用了別種方法可以避免的！

我們相信，階級革命亦將能使世界文化全盤改變。以前及現在的世界文化是建築在勞動者的血汗上的，是勞動者一手所創造出來的，但是享受文化的人，却是勞動者以外閑暇的資產階級。大如崇高艱澀的劇場，小而至於一本裝訂美麗的詩集，種種文化的裝飾品，那一樣又不是出自勞動者的血汗之力呢？然而享受這種文化的，能是勞動者自身嗎？所以這種文化我們不能不說是一種畸形的發展。因此我們為要把世界文化建於「共通勞作，共通享受」的原則上，則亦不能不希望階級革命的完成。

其次，我們當知反帝國主義運動與階級革命有密切的關係。反帝國主義不當僅僅是一種民族獨立運動，同時還含有階級革命的性質。所謂帝國主義本質就是資本主義的化身，它是藉了政治威力又來宰割國外的無產階級的。所以帝國主義者在表面上壓迫的是弱小民族中的全

- 蘇俄的革命紀念
- 一批判易卜生的娜拉
- 一 交易(下)
- 一 夜鶯之美睡
- 一 向空中說話
- 日 聽花
- 讀大風潮與將來的校長以後

天 盧 張文亮 墨 卿 昕 初 培 良 學 昭 夏士驚

無民衆，然實際上最感痛苦，只有無產階級。至於小民族中的小資產階級他們不僅感痛苦若無，甚且要勾結外國資產階級，以他們做內應，以便宰割國內無產階級。

從這裏我們可以得出：資產階級宰割無產階級是無國界的，是國際的他們已把自己國內的無產階級血汗榨取盡了，又要藉了政治力，宰割國外的無產階級。帝國主義的意義不過如此罷了。我們既明白帝國主義是資產階級在那裏做，所以反帝國主義也應站在階級的觀點上來反抗。被壓迫民族中的無產階級固然要反抗帝國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國家中之無產階級也要反抗帝國主義的，所以反帝國主義應聯成階級的形式，如是反帝國主義方有意義。

反帝國主義運動應該具有二重革命性：一是民族獨立的革命，一是階級革命。倘若單把反帝國主義看做單純之民族自衛運動，其結果今日之弱小民族將來已可成爲帝國主義。因爲資產階級之後，軍備力擴張之後，自又不得不侵略別的小民族了。日本以前的軍國民族自衛運動的結果便是先例。蘇俄是否將來成爲赤色帝國主義，也看它是否爲階級革命而取反帝國主義的戰略，倘若它的反帝國主義，祇是單純的民族運動，則蘇俄固可變爲赤色帝國主義，就是中國也可變爲黃色的帝國主義。

八年前今日，蘇俄已把階級革命的砲彈擊於地球之上了，反帝國主義是它必階級革命而採目的戰路，所以將來世界文化的轉移，只繫於階級革命之成功與否。照這樣看來，十一月七日說說對於世界是沒有意義的嗎？

批評易卜生的娜拉

張文亮

讀過娜拉一劇的人，大概都知道那爾茂家中國理年那隻信箱，和那常常帶在身邊的那隻鑰匙，便是決定娜拉的命運的兩個東西，便是播弄娜拉的命運之神的兩個全權使者。可有人知道這兩位使者都是冒稱的，都是不足以決定娜拉的命運的麼？祇因這兩位先生都是矮小子，老不打眼睛，以致我們們都認爲不是真正的使者，也居然。許多高明的讀者和敏銳的批評家的眼裏鬼混了將近五十年（按此劇發表於一八七九年）至今尚未發覺出！但我究竟有何根據敢於這般厚誣誦呢？讀者和批評家想來會要異常地懷疑和驚詫吧。那麼請慢聽與懷疑，且待我來細細地說：

娜拉看見柯樂克將信兒丟進信箱的時候，便低低地喊着林敦夫人說：“Come here. Do you see that letter? There, look

五〇

— You can see it through the slit in the letter box. 由此我們可知這信箱裏釋放過這一點。數問：當娜拉的救命方就是那封唯一的信箱中，而且這信箱中又藏着玻璃的透明引誘伊去攫取的時候，伊敢保被覓不，且不能，將這東西立時取得嗎？難道破這塊小小的玻璃不難於任何細故解釋嗎？是呀，也許會要說，伊是異常懦弱的，自沒有這股勇氣。那麼，敢問：最初深明大勢，不拘小節，私借巨款以救丈夫的性命的是誰？最後因丈夫無心肝無愛而毅然決然毫不返顧以與丈夫決別的又是誰？此外若說伊因時間逼迫，一時發昏了，想不到這麼一回事，尤其是無理取鬧。這一步說，時間愈逼迫，伊愈會挺而走險（實則破玻璃一事並無甚必然的危險），將玻璃一下敲破，不顧其他；因爲伊痴情地，痴情地，只顧救伊的丈夫和子女！再退一步講呢，實在時間不特不促迫，反嫌太不促迫了——請看下面的話：

“Then she (Nara) looks at her watch. (She said) ‘Five o’clock. Seven hours till midnight; and then four-and-twenty hours till the next midnight. Then

水 洪

告青年 (十一月一日出版)
秋意(隨筆)
淡黑一團的團扇
木天
葉靈風
谷風
上海
民路二
九石
五平報

沉鐘週刊第五期目錄

死燕

鄧均吾

十月三十日出版目錄如下：
新華門畔
評蘇文主義與國家主義
周倫超

每份每份...

三十期... 北京二...

◎通信處：北大第一院...

the Turantella will be over. Twenty-four and seven? Thirty-one hours to live. — 這是...

Helmer, "..... what is this? Some one has been at the lock..... Here is a broken hair-pin. Nora, it is one of yours."

Nora (quickly) "Then it must have been the children——"

好易卜生！娜拉有這多時間在箱中...

乾脆一句話：「這玻璃門於情於理都非打破不可。」

現在再讓我們來檢視這鎖匙。我聽得陳源先生說西洋的鎖匙和中國的一樣可以複製。

好了，我們知道：這玻璃門一定會被打破；這鎖匙一定會被複製——這有兩個命運

神的使者，便將譯出原形了！從而我們便可知道：這信兒一定會轉入娜拉的手中；伊的命運便將由伊自己操縱；這本劇便將以歡樂而終；易卜生的這本有名的悲劇便勝根本不能存在！

我的好友們如周方諸先生等都不甚和我表同意。他們都說這些小的錯處，值不了這麼注意。陳源先生也只認這些錯處是微小的，而且在文學作品中常時可以遇過。（不過他當時在教職員選舉後接會任職，忙煞了，不能仔細地斟酌。我也就因為他作事如此忙，未向他答辯。）但我始終不能了解他們的真意。須知我所謂錯，不單指這兩件小物品本身而言。玻璃箱之為玻璃箱，鎖匙之為鎖匙，我們有何權利說牠們不該呢？我所謂錯，祇是指地舖在特別的情形中於別的東西發生不好的影響（即如影響到這本名劇的根本存在）而說。這兩個缺點既足以將這本名劇根本地破壞，試問還有甚麼缺點比這個更大呢？

因此，為敬愛易卜生先生和珍貴的藝壇的花朵起見，我不得不向以後的編印「娜拉」一劇的人們和批評界的君子進一個議：
(一) 這信箱須改用別的堅質的東西做門。
(二) 自柯樂克投信入箱起至那爾茂開箱時止，這中間經過的時間距離須極力只

地縮短；務使娜拉得不看複製另一鎖匙的機會。
想來若易如果在時，也許不致反對小張的這個提議吧？
最後再慎重地說一句：
「如果這兩大缺點不去掉，恐要請「娜拉」今後改名叫做「O」。」
一九一，九，二八，北京。

在我要附帶地說幾句話以前，請讀者先讀西農先生給我的信：
「文亮先生
志摩托我將這文還給您。您所發現的兩點原也有些意思；不過用不費這大吹大擂。易卜生的成功原不建築在這麼小的機關上，雖然他的機關也大都狠靈。他所劇的根本意義，在於表示在某種環境之下便 某種必然的反應。信箱是銅做的也好，鐵做的也好，紙做的也好，也都沒甚大關係。 陳源，十月三十日。」

這兒有兩點要請讀者注意：
(一) 我注意的地方 僅在信箱的改造（因為將玻璃換塊鐵或銅，這是簡而易舉的事），却特別在縮短後部劇情展進的時間。——這事就極不易辦了，因為劇中有些情節就難得消滅。陳先生即

記着那後備箱。

(二)這篇評論的根本意義，是在於謀這篇偉大的藝術品的完成，只看文中「因他，為敬愛馬卜生先生和珍貴的藝術花朵起見，我不得不……」一語便可知道。就只有最後一句，因為行文順利的勢子所迫，實在過火一點。

這兩處陳先生都沒有看得到，便大加別人的罪名，不怕別人笑為感情用事麼？我讀了他的信後，本想馬上跑去對他說：「人總當公平寬大一點，擇善而從，如其他是一個真正的學者。」但仔細想想，陳先生原也年輕，這樣小事，自然只好請「原諒」先生帶過去。

至於我這篇文章是否「原諒」有些意思，悉憑讀者去評判吧。想來陳先生這點文學常識該有的，就是小的事件有時在文學上有特殊重大的意義與價值。

十一月二日，北京。

交易

(續)

星期

於是，阿根安心地接書說：「——是的。昨天桂瀨子既田無常來探我的口氣。——本來我們不必讓田無常在身邊，但因為有五畝田的交易，不能不給他知道。我當時沒有細想，

就答應了。現在，我還有什麼感不決，似乎有點後悔。但是，我實在想不出別的好法子。」

「瘦小子！你不想想，你把五畝田，三百塊錢給了桂瀨子之後，他總讓你們安穩過日子麼？你大概也知道，雙板橋頭的根典，不是為了鳳珠，被五店王斬殺的麼？他假使拿了錢之後還是要折磨你，這些錢豈不是白花；你要知道，這不是桂瀨子自己的老嫗，怎麼能隨便與人家呢？」老式說完後，又是「X」一聲，煤頭紙的火光映出他臉上閱世已深的皺紋。

阿根看見前途危險，正像虎狼似的張着口預備把他吃下去，於是懇求道：「老式哥，你的話是不錯，依你怎麼辦呢？」

「依我呀？」「X」又是「X」的一陣，「連根枝！乾脆把桂瀨子送到西天去，……」

「老老不等老式說完，就高興地揮手去說：『對。到底是老式，能說出這種有胆量的話。阿根，我帶你的忙。』」

「唔——這未免太辣手！……」阿根恐懼而又忍地說。

老式說：「『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你難道連這句古話都不知道麼？反正他不在你手裏，你也要受他的暗算。就是把他的殺以後，你如果拿出五畝田三百塊錢，這場人命，也可完結了。」

「唔！這不是一樣的拿出錢去麼？還有後味呢！桂瀨子的老婆，不也是和你有來往的麼？桂瀨子死了，他的老婆就是你的了。這法子真好，準定這樣做罷！虧老式哥想出來。」檢老一面取笑阿根，一面又恭維老式。

阿根想起桂瀨子的老婆了：一張白淨的臉蛋臉兒，細得像正午時的貓眼一般的雙眼，滿臉着人的魔力；菱角似的小脚支住她不是不矮的身材。只聽她拉着長聲兒嬌喊一聲「阿根呀！」不但阿根要飄飄然，就是旁人也要因聽之不叫也，而怨自己沒有如阿根般的桃花運。

「一樣的拿出五畝田，三百塊錢，我就可以和水仙安穩的過日子，而且，還有桂瀨子的老婆，可以繼續來往而無慮人之暗算。真是一舉數得！」阿根盤算許久以後便對老式說：「老式，這法子倒也可以，但要請你們三位幫忙——」

「那自然。」三人同聲說。

「——手槍，我自己去借。不過，老式，我們怎樣動手呢？」

他們說話的聲音降低了，香港只能微聽在他們四個人坐着的一個範圍之內。

過了一會，他們站起了，在屁股上拍了拍灰塵，悄悄地走出大殿。

關稅特別會議專號(中)

十一月八日出版

狂

1 閃光 長虹作的短詩一百四十五首。已出版。定價五分。

歡迎廣東外交代表團
本社參加北京國民外交代表團之
重要
時事短評
赤化、青年、

本報每週出版一次，內容豐富，包括國內外新聞、文學、藝術、科學等。訂閱費如下：
 本埠每月一元二角，半年七元，全年十二元。
 外埠每月一元五角，半年九元，全年十六元。
 廣告費另議。

的版

丁天(小文) 著
 王天(小文) 著
 生(小文) 著
 代售處：北京沙盤胡同十三號王盤
 代售處：北京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價目：零售每份四角，郵寄二分，(郵費
 長期訂閱一元寄足五十期郵費代價不折扣)

月兒雙雙飛過了些，依然不見得光亮；大地仍是黯淡，陰森。

第二天的晚上，濃厚的黑雲，從四方慢慢地向空中伸展，把大地遮蓋得漆黑。雖然天氣有點悶熱，但因為時候已經不早，村中已是死一般的沉寂。阿根才下地沿溪岸走過，一盞電光，一匹素練似的溪水在他眼前閃閃，斜射着岸，五店王田無常的一具白身棺材也映入了他的眼簾。他想起一樁可怕的往事，霎時間，他又似乎看見許，綠髮笑的小團在眼前亂跳，略一定神，除黑暗外又什麼都不見了。他想起丁雙板橋頭的根株的慘死，覺得和自己的事情又有些相像，不由的私心默祝：

「根株，我和你是從小就在一塊兒鬧着玩的，你被五店王所暗算，我們也未嘗不想替你報仇。不過，今天晚上還望你先暗中幫助我一下子……」

他摸索着穿過一條僻徑，因天熱而睡不著的人們在牀上叮叮的響聲，和迫急的喘聲，不時從每家窗縫傳出。他底耳中，而使他不住的心跳，他在一家人家門口敲了門之後，呀的一聲，燈光排去了一部分黑暗，對面牆上映出一個瘦弱的人影。田無常站在門口，右手執着一盞煤油燈，一縷黑煙從閃爍不定的燈焰上飄出搖曳直上牆梢滅在黑暗裏，左手在

額上搭起涼篷，蘭花式的紋紋雙角分置兩邊。他着眉，極力注視這位來客。

「我還是誰，原來是阿根，趕過坐罷。桂店王也快來了。」

阿根一手插在腰間，一手按着腹部，昂然直入，對於田無常的說話，表示不屑回答的神氣。田無常也就跟了進去，却沒有關上門。

房子裏的陳設是很簡單：一張已經失了重心的桌子，兩左壁支持着兩面沒有跌倒，上下兩方安放着兩把破椅，三四條新舊大小不等的棍子，毫無樣式地散置地上。從右壁的小門可以約略望見鄰間的爐灶。阿根就坐在上首的椅子上。田無常放下煤油燈，說：

「阿根，你有些不舒服麼？你們年青的人，不知道保養身體，確是很容易得病的。」他看見阿根用手按着腹部，以為他是正在肚子痛。

「沒有什麼。」

於是，他們不再談話了。田無常從壁角裡取了早煙管，裝上煙，將一盞對準燈火；一聲咳嗽，噴出滿口的煙霧。他搬過一「棍子，向外坐着，眼睛望着外面，不住的抽煙。許是因爲他過於安閒，所以聽覺格外靈敏，牆角裡一聲狗吠，他就告訴阿根這是桂店王的步履。這時，阿根似乎覺得他底心突地被人抓去

，胸部十分空虛；他又分明聽得他底心正在跳躍得突突地響。一拍頭，魁偉的桂店王已隔着一桌子站在他的對面，他勉強立起，裝着鎮靜的神氣，招呼桂店王坐在他的對面的椅子上。桂店王對他微微的一笑。

田無常連忙走過隔壁房間裏，倒了兩盞茶出來，放在他二人的面前，說：

「桂店王，您從那兒來？」

「我在行裡打了八圈牌，吃了晚飯後打起，打到此刻才完。」

「輸贏如何？」

「輸得沒有幾塊錢，還好。」

「桂店王，那張紙已經寫好，算是阿根買給您五畝田，只等您和阿根簽上花字，這場交易才算成功。我是早就畫上了「一身清白」的了。我拿出來給你們看。」

田無常伸手在肚兜裏掏出一個小包，把包紙一張一張的去掉，一疊上面有字，摺疊着的桑皮紙，大約有五、六張的數目。他在這堆紙裏取出兩張，將一張展開在桌上，叫他們看；一面又把所餘的包起，臉上浮出微笑，表示他將在這裏得到些報酬。

「阿根，你以為怎麼樣？你如果以為願意，水仙可就是你的啦！嘻嘻！」桂店王看完之後，勝利的譏笑地問。

這亮亮的「隱隱」的聲響，把阿根心裏底
恐懼趕走而使他憤怒。

「不願意便怎麼樣？」
「什麼？」

甸的一聲，彈子穿過了桂店王的胸部。悽
厲的叫聲，嚇得田無常立刻鑽入桌子底下。桂
店王像受傷的獅子似的猛力撲過來想抓住阿根
，因為桌子的障礙，却讓阿根逃到門外。桂店
王也緊接着傷口追出去，只聽見門外響通一
響，接着就是聲！聲！像肉鋪子的伙計取肉骨
兩般的聲音傳入聲在桌子底下的田無常底耳朵
裏。一陣陣風的腳步聲消滅了桂店王的喘息。
狂風過後，兩點突突地狠命的打在屋瓦上
。就在這風雨裡，村中失蹤了一個人。

一九二五，九，二十四，北京。

夜鶯之美睡

昕初

如今——夜鶯的歌兒，奉獻給自然了
。牠無意中享受一場美睡，美睡實在是牠不幸
的腦膜上，這像不測以致未曾會着筆的一幅畫
稿。

如今——牠不知在什麼地方，是極樂之國
？是仙人之鄉？也許竟沒有一個相當的名字。
那裏有低吟的流水，繞過白石的墓門旁，有翠
逸的鮮花，充塞這清麗的芳原之上，——無意

中牠遇見妙曼嬌媚的玫瑰，在幽徑中徜徉。

如今——刺在那裏？已被熱情的火焰消融
了，塵在那裏？已被晚霞帶到天際，驚見唱着
愛的歌曲，玫瑰踴躍的舞着；牠們遨遊從山巔
到水涯，從水涯到山巔。牠們驕傲而且勝利的
訪問遍那所開有了愛的資產的人們，從未散過
歡宴的人們，驅盡了世間的醜美。

如今——誰咒於它是消滅了，宇宙在微笑
，夜鶯將所有美麗的曲子唱給玫瑰，玫瑰所
有的色彩與情調贈給夜鶯，牠們顯常在幻夢中
過活，然而誰又能外乎幻夢之外呢？

如今——一種幽靜恬適的美睡，籠罩住夜
空，夜鶯不知其他更多更美或神事件，夜鶯
在美睡。

向空中說話

培良

緣起——瘋狗的批評家

昨天到的一位朋友那裏，談話中他告訴
我說，某日報上有一篇罵我的文章，題目為瘋
狗記者與瘋狗的批評家。某日報我向來不看的
，事後也懶得去找，所以我知道的，就只有這
麼一個徽號。

黃鵬基君於他刺的文學一篇上開面說我
是一條瘋狗。現在人家罵我的——雖然不知道
究竟罵了些什麼——題目就是瘋狗。瘋狗則同

，其所以稱瘋狗者則異矣。

但是瘋狗也者，又可以輕視嗎？狗這一類
東西，本來以祖宗是深山裡的狼，自從被人類
養以後，就做了數千萬年的奴隸。這樣受了
千數萬年壓迫的狗，幾乎認人類為惟一的主人
，於是它的深處，也不敢萌絲毫的反抗，已經
預備着長此奴以終古了。於是瘋狗一出，張
開大嘴，垂着紅的舌頭，睜着忿怒如火的眼睛
，在人間一直衝去——相傳瘋狗是一直走不繞
灣子的，遇有稍遠地避在旁邊，便可以躲開
。瘋狗因為要施行徹底的反抗，發洩千萬年被
壓迫的毒恨，所以見人便咬，不論以養牠的
主人，或者是用棍子打牠的敵人。瘋狗並不以
躲到山林中為滿足，牠並不躲避，跑到人間來
咬人。瘋狗與常狗的分別，一個是為主人咬旁
的人，一個是咬一切的人，則瘋狗也者，又豈
可以輕視乎哉！

某先生怎樣罵我，我沒有知道，但是他開
口就加我以這樣一個徽號，稱我能夠反抗的瘋
狗，我想或者不一定含着惡意，也許是我的朋
友看錯了罷，因為懂事的批評者決不至這樣
漫罵，惡意地斥人家為瘋狗呵。——但是黃
鵬基君可不要疑心我援奪他的字號，說我有瘋
狗牌呀。

但瘋狗究竟是人人都怕的，而我現在也還

日本浪人與順天時報

周作人

前天的運動

傳音通

自由週

時事述評

關於會議之議案
金佛郎案到底怎樣？
宮博物院開幕

文文伯
在西清論

猛進

（於十一月六日出版）
時事短評
對於時局的希望——戰爭？和平

李玄伯
沈汝研

夢(詩)
七月四日(雜記)
自費(小說)
夢(書畫)

委桂常
金平
賈平
靈鳳

發行所
上海四
馬路光
華書局

淺草社編輯
北京翠花胡同
北新書局代發行

報費：二份
全年大洋三角六份外埠五角
訂閱：二份
總發行：北京大學收書處
發行處：北京德勝門十九號

沒反抗全人類的思想，便也不願意使得人人都懼怕我。瘋狗云乎哉！

然而我的眼不能不看，我的耳不能不聽，使我的嘴不能不說。既然有人稱我為瘋狗，也許有人已經怕我了，我若不預先聲明，或者我剛開口人家便望影而逃呢。

於是我只好向空中說話。

——今天有一篇文章罵你的，看見了沒有？

——是的，我已經知道了。

——你知道那篇的作者是誰？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我必是某某吐的人，署名一定是假的。現在他們專回我們搗亂，非得重重答覆他一下子不可。

——我正是這樣想的。現在我先作一篇，隨後你再來，非得打倒他不可。

——以上是那個文人的一段談話，以下又是一段。

——某某人真可惡！他新近發表一篇文章，完全是反對我的。

——何以見得呢？

——這很明顯的。他屬於A會，我們向來就不贊。這一次他卻沒有明說，含糊帶過地寫

了許多。你看，我明天就要答覆他呢。

——我想也不必明寫，就借這樣一個題目答覆他罷。

——那自然是的。

——以下還有一段。

——真豈有此理，他是什麼東西，也出來攻擊我！他配嗎？

——我看他的意思，無非是想出鋒頭。他罵罵名人，於是自己也有名了。他的意思，無非是恐你先生答覆他一下。

——哼，我可有閒工夫答覆他嗎？費你的心，給我痛痛快快地罵他一下子。

——是，是，我立刻就作，但是應該怎樣寫呢？

——處處是猜疑詞狡詐。寬容是永遠沒有的，就是以公正的眼光，不預備放棄去看待一切的，也誰能呢？

——在我們的文壇上，作者固寥寥無幾，就是讀者也何嘗多呢？我常常這樣想：恐怕現在看文章的人也只有那幾個作文章的人罷。他們拿一份新出版物來，無非是注意有誰罵他或者恭維他的一些問題罷。所以看看別人作的文章，無非是為自己所作的文章罷。

——我們應請幾個文人聚在一塊口中所談的，

除掉一些進攻擊誰或誰屬於什麼社之外，更有什麼呢？

所以，你受某某出版物上面發表了一篇文字，便立刻退還，罵，罵人家稱呼你的名字時，必定要加上「某某出版物的」的字樣。若是你批評過某人的時候，他以及他所認識的人，立刻都把你當作仇敵看待。而且你以後無論發及什麼東西，他們一定在裡面找得出許多攻擊他們的成分在。

寬容是永遠沒有的。我所希望的是：在作一方面，有什麼東西便痛痛快快地說出來，用一種大膽的直率的態度；在另一方面，未嘗文章以前不要預先懷着敵意。

然而我只是向空中說話呵。

聽荻花

學昭

深紅的夕陽，
鑲着片片的浮雲，
大地靜，
葉落紛紛。
○ ○
一聲，一聲，
漾動的荻花的波紋，
漾動的湖水的波紋，
漾動的我的心海的波紋呀！

一聲，一聲，
你這嘴裏的靈魂兒飛昇，
却又沉沉！

十月二十四日北平。

讀醫大風潮與將來的校長

以後

夏士

劉君運廷在本報發表「醫大風潮與將來的校長」一文，同時在校內又貼出徵求同學對校內文章的重見，我也是很醫校學生，對校內這種情形，也頗感憤慨之至。

劉君全文的意思，可概括的是一言大發生風潮之概，第一次不單爆發校長人選問題之不足。——現在醫身呢是醫大醫，健伍健伍劉和二先生；——劉君解決風潮者，健伍先生一人而已。劉君先生為醫校開元勳，現在醫校教授，不單劉先生延請的門生，便劉先生生時，劉君，全校的教職員，以師友的關係，當然挾持劉君，非劉君以人，豈不徒添紛擾。——

劉君權充風潮之概，在校長人選之不足，其意卓爾宏見，全仗。劉君，曾聽劉君為知己。不聽劉君的人選主張，又每每討論之必要。

我們醫校發生風潮的時候的校長，不是兩

張輝嗎？周先生是因為湯先生任校長交他代理的，湯先生雖離身任校長，而於醫校事務，仍為是就近指揮，醫校的內容，還是不變，所以我們也可說當時仍是湯先生任校長。可是當時風潮發生了！彭湃了！以至於不可收拾了！那時學生方面的理由，是改良抄書式筆記，更換老教員，擴充圖書館，添設沐浴室，寄宿舍，財政公開……等。學校當局不幸未能容納學生請求，反而開除十位代表，於是風潮更行擴大，學生就決議根本推翻學校當局。以求改進，所以繼有歡迎伍廷賢智選一校長的人事實發生。劉君也是當時風潮中的激烈分子，並且開除的十人之中，還有劉君的大名，距今尚屬不遠，恐怕劉君也不至於忘却。劉君本文說湯先生是開國元勳，不錯！。是學生所提出的弊端，就是開國以來所辦的事實。湯先生又是當時全校事務進行的指揮者，而對於學生的要求，又全行拒絕，而且開除十位代表。要開除劉君時示顯用的時候，劉君亦曾大罵某先生不止。劉君現在說湯先生能解決風潮，何以當時不歡迎湯先生來解決風潮，免得遲延與現在。難道當時的教授不聽湯先生的門生與同學嗎？難道當時的教職員就不與湯先生聯絡友的關係嗎？

劉君謂校長醫大，惟伍君二先生，並且惟

自湯先生可以解決醫大風潮。伍先生若來，就是從海紛擾，因為伍先生不單醫大開國元勳，且職員不是他的門生故吏，非反對他不可。我們由劉君的意思看來，簡直是企圖借湯先生與全校教職員。因為教授完全是講學的性质，感愛自己的學問是下緒，無論誰來，也還是照舊的講學。劉君認為醫大教授，若是換了別人來當校長，就要引起紛擾，未免帶有鬼死狐悲，黨同伐異的意味。而在湯先生又坐了位置私入，豈不致席的嫌疑。這豈不是侮辱湯先生及其門生故吏嗎？劉君這化東大的休那那胡作非為，那知一般知識界早已不直該校教授拒胡的行爲了。

劉君發表文章的意思，本是指出醫校風潮激結之所在，加以原因治療，不贊成對症的治療。可是劉君的療法，不單不是原因治療，且是對症的治療，也沒有辦法，因為他治的是教職員反對校長，不是學生反對校長，所以他主張要教職員反對的人，就可以解決風潮，那知醫大是學生反對校長，豈不是大錯而特錯。君劉劉君種種療法，恐怕還是劉君所說的一派延誤，像後不良。——他日劉君照這延誤社會，對於患者恐怕也有十分之危險。

最後的幾句話，學校當局，必有其最大原因，乃能激起來，斷不是無風作浪的。所以解決起來，也得要顧着至少大多數的意見，不能自作聰明可以包辦的呀！

研究所醫學門週刊第四期目錄

魯觀河與方書報告
沈定亮：下野 墨子
在國學門週刊演說

馬三俊
趙道衡

徵集猥褻歌謠啟事

本報為徵集社會上各種歌謠，特設此欄，歡迎各界人士投稿。凡有猥褻、低級、不健康之詞句，請即寄交本報，定當從優酬謝。投稿者請註實姓名及通訊處。截止日期：本月三十日。特此啟事。

孟孟

- 甲) 孟孟 (江蘇歌)
- 乙) 孟孟 (江蘇歌)
- 丙) 孟孟 (江蘇歌)
- 丁) 孟孟 (江蘇歌)
- 戊) 孟孟 (江蘇歌)
- 己) 孟孟 (江蘇歌)
- 庚) 孟孟 (江蘇歌)
- 辛) 孟孟 (江蘇歌)
- 壬) 孟孟 (江蘇歌)
- 癸) 孟孟 (江蘇歌)